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審舉
擢才
清鑒
酒誠

交際
任命
行品
疾謬

備闕
名實
弭訟

抱朴子外篇

二

新鈔葛稚川外篇卷之二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審舉卷第十五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驎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闢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

康是贊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薮勞於求人逸於用能自槐棘降逮皂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已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瀆風頽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名

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歛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芬絲引用駑庸以爲黨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泥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出位削地

猶復不能免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兔
置之賢况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
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
待價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惟待價故頓淪於
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葢梟鳴屯飛則
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避遁舉善而教則不仁
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闖茸爲伍
清節羞入饕餮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
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

構机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
材恃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
然亦焉得不望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
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停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
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
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沉滯
請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
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闡
宦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群

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行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莛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飭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爲魁僧各債其佑清

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援於是會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殞竿平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平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也斯誠有漢

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彼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軋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漢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腴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丰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值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囑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

私下一有精字

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所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巨流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

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經術乎。如其舍施。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

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畧。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闇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

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喝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不足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

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旣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徧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土國也。昔吳王初年，附其貢士，見姬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

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况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狗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

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意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狗髯蛇於華夷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今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

遺一作遺

於問無不對猶見枉誣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除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之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囑託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漢四科亦有明解法

人仕一作之狀

令人仕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是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交際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楊雲

口一作以

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垂
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
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
德或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
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墻庸瑣必
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斤鶚戾天手捉刀
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
代其踣恥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
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

佞一作笑

猶一作相

廷翕然誦佞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
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攝合之其見受也則踴
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可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
達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太付之自然津塗何
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耶每
爲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
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
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偏徇高友以結朋
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

者爲澁客䟽拙以奴顏婢膝者

來去聲

爲曉解當世風

成俗習莫不流通逐莫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

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縑纓杖

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

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褒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

玉者雖筆不集禮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

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

裔投畀於有北彼雖赫奕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

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

拔一作超

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

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

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

不及其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

子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

已名存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

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

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

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跼失其名輩結

存一作成

儲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
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釣才而遊則
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
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
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
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
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乎且夫
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
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黜免於禍辱

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
雖得達不足貴芘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破竿也
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蹙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
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
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
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
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
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
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

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乎、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評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

下於一作于

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於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駘、加之天挺篤癩、諸戲弄之事、彈棋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

禮一作學

甚一作其

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
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
心者尠又欲加勉之以禮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樗蒲
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
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待哉知其
如此而不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時拙於用大乎
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
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
可不詳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

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
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
棄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
不交卽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
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
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尊親惡言所以
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五霸立子元所以去亭長
而驅朱軒者友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

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象石之積南溟浩濔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和照則曲影覺矣鑿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已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必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後故交道可貴也然虛實未易

知勢利生去就積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忘素情之惆歎或睚五懈切皆而不思遂令元

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漬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曰敢問全交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

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祥之悔亦無以往者漢李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辱身尊卑禮讓大

季

飾一作市

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飾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獲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反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

備闕卷第十七

抱朴子曰：驥裏

於交切
駿馬也

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

冰以乘深；猛虎能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

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

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

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能全小潔

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

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准陰良

將之擘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饑寒、周勃社稷之體也。

擘一作元

匠一作匡

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

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勲

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

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松櫟

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則

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

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魚無

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於三

槐

擢才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眵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人之良幹乃閭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石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

獲

信匪徒重仞之墻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堊生瘡痂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刼剝之垢巢許復穿窬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立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沉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過况乃潛於臯藪乎孫臆思騁其秘畧而司馬刑之韓非願建其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

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

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釣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緣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

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以剽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任命卷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妍然車迹不軻如震權右之切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畝

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立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沾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勲應當已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稅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鷗鴻之翅未之及也况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歛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信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

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頽歎，眄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畜，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蕞俗之地，鬻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昏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

覽

栢一作詣
暮一作栢

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意於鉛刃？鱸鮓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索，賈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競驚飈於清晨，不盤旋以栢夜，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暮成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茫渺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匠流末者，未若挺冶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原

汁一作渣
乃一作潘

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汁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漭納行潦而乃噎，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鮪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感；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之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煇以修鳴。騏驎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于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鈞；尚見逐於

竿 簣

愚姬、范生來辱於溺簣。苦恠切 籠也弘式匿竒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畜德以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

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勲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置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鸚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

然爾靡欲者無悶之至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千之

售多失計

干上聲

毛我則未暇矣

名實卷第二十

真八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垂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輶礧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

蓬一作還

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見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鈎曲戾細雖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是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

下雖一作而

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

羊佻

勅高切

獨行貌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勁

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謏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絜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愛奉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

夢一作亦

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犯而負棄之群
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
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
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
疾至於驚蹇矯首於瑯多么切輦駮驥委牧乎林垲彼
已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
歛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
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
汲汲於擢奇道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

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
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
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
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
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
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舉已者也所薦
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
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
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

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刖劓之。猶未忤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巍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水。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已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饑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悵力尚悵也。安肯感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歛垂天

已作經

味至下
下開文一作

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以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狹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答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

耳一作尚

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
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
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
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
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
也其所執手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
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
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靴徒刀切鞞奴移切
切恣喋馨音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

不羞醢酪專灌于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
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
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滂濘非夜光之
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
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
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預而飈騰俊民值知己
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騄不
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曄
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

其不遇亦得不雜揉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
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
疲驚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
良才而欲彛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
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
怨何尤哉

清鑒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
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

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退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
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
叅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
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
非真偽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
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
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
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
亦多以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已者未必可用

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飛雲則吉凶可步，智者觀山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覲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鱣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闕，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騄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七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鶚鷂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報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材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龐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奇，孟敏於擔負，戒元

則收龐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奇，孟敏於擔負，戒元

闔作閨

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
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
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闔閭校始終於
信効善否之檢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
了不可知知人擬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
夫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
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瘁者不必愚
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
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

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
而不能周頃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螳蜚之
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
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滂隆惟帝難之况
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
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
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
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
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竒

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太所論皆爲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末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旣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哲哉

行品卷第二十二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二過以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已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覩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累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存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摘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

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軌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

讀

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貳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譖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難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

聞一作又

踐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旣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聞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妄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搆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

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謠人也言不
詳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
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
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
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
事而不建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
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
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已者悍
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

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
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是非而不改聞良規而
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
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
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
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惟務於
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
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
色於飲譙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

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斷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藏否者、笨步木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嚚人也、觀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

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

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

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

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

成規矩、然信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

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

能用兵、治事則事廢、啣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

可、益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碎、容觀矧悴、容觀矧

陋、聲氣雌若、進止質澁、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

碎容觀矧悴容
觀矧八字本開

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遠、術畧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縠、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言容恪虔、而神䟽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當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石、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勁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撲、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掘爪垂翅、名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䟽遲迂濶、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已果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過情率意、

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廣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

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

劇於高趙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

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

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

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

患於其如砥跖

上音武下音夫

之亂瑾瑜鷦鷯之似鳳凰凝

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也惟帝難

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立鑒幽微靈鑒揣物思灼

沉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

先一作咸

永一作主

以一作之

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成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
傳說呂尚不永棄高葬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
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
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弭訟卷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
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
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贊幣親御授
綏婿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

重下一本有受字

沒請命於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
有先訟後婿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
義許而弗與訟閱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
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
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
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
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
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
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
包卜子 卷之二 終 卜

問一作聞

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間矣誠經國之
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
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
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棄信與奪任
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彌令猥恣之唯貴裨娉倍貧者
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
助其裨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
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
於是將起令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忍之大

唯貴一作雖貴

恨所謂愛其儻

子宙切

覽之煩忘其芻蕘之酷也夫買

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眇忍而不忿然矣况乎
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
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
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
奪必情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
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闕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
而不闕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
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位豪右權臣之徒目惑冶容

惑一作玩

鮮一作解
於一他許

可一作豐

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所不憚、
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
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屋產、以
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五鮮魚毗在解於二切睡
二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踢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寡
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
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可約、皆以卽日報板、後皆使
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以上、以備遠行及死、亡
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
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罪、如此
庶於無訟者乎、

酒誡卷第二十四

真九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菴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
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
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嚴隳括於性理、不肆

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饑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

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

人是酣是酒

音汚

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

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

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螺

殼

之器並用滿酌罰餘

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

及亂屢僂蹢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呶

女交切

如沸如

炙或爭辭尚勝或啞啞

烏格切

獨笑或無對而談或

嘔吐几筵或值歷

居月切

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

華督之顛眊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

玩一作阮

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
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
荒錯之疾發闕茸之性露而傲很之態出精濁神亂
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坑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
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蹋顛雖墮墜而不覺以吕梁之
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酗為命切營醕酒於妻子
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熾火烈於室廬陪寶玩於
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
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

一作加重責

患

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
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於是
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瀦
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不重矣責辱
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者不能堪矣
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眾思於須臾結百痾
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
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愚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
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

計瀝雷於小餘以稽遲爲輕已傾筐注於所敬殷勤
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
也夫風經腑臟使人惚恍及其刺者自傷自戾或遇
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
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
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
疾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
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荒旦切天墮俯
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

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狄儀既
䟽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
陶孟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
郭珍發枉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
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
遵之遇害季布之䟽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
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
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饑年
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

申官司搜索收執榜

薄行切 擊也

徇者相辱制鞭而死者

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

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

未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

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

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

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

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

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

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

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

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

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殺不

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作樂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

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

粲楊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園醉無所識而霸

功以舉一甌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

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令人非此莫

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之毒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

猶一作獨
濁一作極

餓一作飲

酒禍，禍其安出？是猶知濁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颶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饑，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殺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蛇斬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

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損於酒未聞臯繇甫侯
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
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
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
來候風雲而克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
後審之楊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之富稟之自天豈
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
宣藥勢耳子固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
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感恩得所長筭
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
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
足多稱哉豈如慎之耶

疾謬卷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頽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樗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繻紈袴
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
專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駭

五駭切

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

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颺

甫遙切

風嘲戲

必作不

之談或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深焉報者

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其

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

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馘

錄耳由切馘扶

發切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

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爲人也猶善於倂因機會

准損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

不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爲人也

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期於宜絕豈唯

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

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

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

私相訐

居謂切面斤人

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族

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

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

言之既玷

音點

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謔調以

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倨

居御切

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益遠辱之術全交之要

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闕者不重遺體

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

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

職深切

艾群

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

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

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

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

之德音而已哉益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

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千里

之差傷人之語有劒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

羽所以沉龍舟群車所以折勁軸寸颺所以燔百尋

之室蠹蝸所以仆

普卜也

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

恟恟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

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

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

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

敗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
安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
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
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者邪余願世人改其險詖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
誇矜之人諸疾絕息嘲弄不興之言則趙勝之門不
去客黃祖之楮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
以取敬而仗氣力求畏其人衆也則亭立不坐爭
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

不一作無

人作入

窄逼一作
則逼狹三字

面一作緬
盛上一有德
抱一作挹

行出入也窄逼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
有不卽避更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
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
不容身者何其胸然之不肖哉夫盛操清則雖深自
抱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
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
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疆燕君擁篲
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祖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
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

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鷗
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詰
則如妖恠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群也。愚夫
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實此
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篤爲也。率冠蓋之後。勢援
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旣粗立。本情便放。
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
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
黨成交。廣志通步高。清論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

志一作道

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作威作福。以控
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已者。則
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
佞雄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
事之不行。儆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
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
不雜坐。不通問。不同一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
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
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可謂昵矣。

布女

而猶男子非疾病不畫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
况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閹_{力各切}犖之變
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
之悔王孫不言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夫休其蠶織
之業廢其立統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舍中饋之
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誥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
于行多將侍從暉暉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
褻譴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
觀視漁政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成邑

孟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
無所不肯詢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
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
曰輕薄之人迹側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
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無檢者
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澁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
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群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
隅籬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携手連袂以遨
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

此等何爲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恆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世不可不爾。於是嗷呼慣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誚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譏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子。

咫尺一有尺字

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况匹庶乎。葢信不由中。則婁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至矣。修謂之者。君子背之者爲小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平萬仞。其可撲以箒箒。遏以撮壤哉。

君上一有爲字

雲一作云

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已而已亦安以我之

足上一有同字

不可從人之可乎可嘆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

如之何也彼之樂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

之讜言而及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

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

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感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

酣營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血流踈切鳥卧折文體者

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

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人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

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

人一作令

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不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循循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

橫一作掣

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闇闇修業功過彌爲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橫撥森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泰以不爾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叙勸交極黷以結

偶下一有俗字

情欸以傾倚伸脚老爲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
回舍朴駸以蚩鎮抗指者爲剽令鮮倚以出言有章
者爲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廣結伴流
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
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腦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
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卽聳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
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
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恠朝廷宗廟之大禮
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

學一作擊

返上一有字

老一作者

可一作

青淵文庫
第 第
號 架

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恍悸自失
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墻之困而外護
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已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
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
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
貴所祖習之非所經易之謬然終迷而返老放誕者
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可之有不畏
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瞿然冰泮而
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葛稚川外篇卷之二 終



